

港台武侠精品

博览

港台武侠精品博览

(第五卷)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溫瑞安	杀楚	1
溫瑞安	骷髅画	43
溫瑞安	案中案	85
溫瑞安	两广豪杰	128
溫瑞安	英雄好汉	170
忆 文	慧剑断情缘	213
何 钟	林延君 导读	256

杀楚

杀楚？

杀楚是一个人的名字，还是一件东西、一句暗号、一项行动，抑或什么都不是？

杀楚绝对是一个真实，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、残酷的真实。

四大名捕之一的崔略商和洛阳剑侠方邪真根本没听说过这两个字，也不知道这两个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。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，已经看见死人或将死的人在流血。等到他们明白这两个字的真正意思，很多事已经莫可挽回、追悔莫及了。

便叹。

深深地叹息。

崔略商正在喝酒。

他很能喝酒，能够喝得天昏地暗而更具神勇。但是，今天没有多喝。因为再过三十里地，就是洛阳城。

他是天下名捕。

他此行是要来侦察一件杀死充军朝官孟随园的案子。孟随园是一个清官、一个忠臣，被权宦诬陷而罹祸，一家数十口人在充军路上惨遭杀害。

喝酒的地方是路边的一个茶寮。有许多人喝酒，也有人饮茶。

忽然从店门外进来一个精神矍铄、瘦骨峥嵘的白胡子老头，闪着一双炯炯有神的锐目向掌柜的问道：“有没有看见池公子的队伍来过？”

掌柜的看出势头不好，嗫嚅道：“什么池公子……”心中一直打突。

洛阳城里，有四大公子。那是小公子池日暮、多情公子游玉遮、老公子回百应、女公子葛铃铃。

这洛阳四公子，门下无不养士。少则两三百，多则逾千。而且结交异士奇人，跟官衙又有往来。都是既富且贵，甚具影响力的人物。这四位公子，本身在文才、武艺上，各有造诣，非同一般。

掌柜的说，池公子的队伍还没有到来。但已经事先有人来打点过，池公子的人待会儿要来，我们敬备水酒，以供他们休憩饮用。

白胡子老头说，果然，好，很好。

正在此时，一队人马忽在黄尘漫天的尽头出现。

这一队人马，总共十一人。四骑在前，四骑在后，三骑居中。

居中三骑，左边是一名文士，五绺长髯及胸而止，脸如冠玉。右边一武士，一副勇悍坚忍的气概，骑在马上，就象一个战神。

整支队伍，都意味着他们要守护中间的那位公子。

这位王孙公子般的年轻人就是洛阳小公子池日暮。

一行人进了茶寮。

掌柜的向白胡子老头说，你不是要找洛阳池公子吗？这位就是。

蓦地，场中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。这变化都在一刹那间发生，刚才还是一班歇脚的人品茗纳凉，突然间，这地方变成了血肉屠场。

刀光一折，往池公子那儿直闪了过去。

刀光映得老头脸上发白，也映寒了池公子的脸。

武将洪三热陡地弹起。他健硕如山，但没人能形容他的速度。

老头连攻三刀，连环三次抢进，都被洪三热横枪竖刺，撺了出来。

就在这时间，店外两匹健马，马上两人一齐往马背上一按，整个人象一只怪枭、一只巨蝠般掠了进来。

文胆刘是之叱道：“小心！”一扬扇，护在池日暮身前。

那抢进的两名大汉，一个抡板斧，把一名剑手的脑袋劈成两片。另一名使镔铁拐，一拐把一名剑手打得鲜血狂喷。

但另外六名剑手围住了他俩。

这两人见不能马上得手，蓦地同时往下一伏便滚。

两人一伏之际，先停在门口的轿后冲出两名脚夫。其一掀开轿帘，右手往轿轅一拍，只听一阵弓弩劲响，足有上百支箭矢破空飞射。

刘是之抓起桌子，以桌面掩护，把池日暮纳在身后，那张桌面立即变成了箭垛子。

其中两名剑手，立即被射成刺猬一样。

其余四名剑手已散了开来。茶寮里还有别的客人，也脸挨了箭，惨叫呻吟。

池日暮大声叫道：“好汉住手，我和你们何怨何仇，为什么下这样的毒手？”

话未说完，轿子里第二轮攻势又发了出来。

这次不是箭，而是各类各式的暗器！

又一名箭手惨呼倒下。

刘是之一面挥扇飞拨，一面呼道保护公子要紧。

三名剑手急想退回刘是之身前，那名使双斧的大汉，已击折斩断二剑手足踝。

两轮暗器发完，两名脚夫也拔刀围上来。

地上的两条大汉也包抄上来。

洪三热仍然挥枪拦住老头子的攻势，但他身上已添了三处血泉。

洪三热并不畏惧。

他不怕死！

他只怕池日暮死，所以他拚死维护池日暮。

池日暮突然拔剑在手，喝道：“呔，你们既是冲着我池某来的，那就领教了。”

突然间，那顶轿子轰然而倒。

轿子里居然还有一个人。

那人长发披面，宽袍大袖，完全看不见真实面目。

但是，在崔略商一双神光湛然的眼睛里，依稀可见那人在乱发里仍是相貌堂堂。

那人只一闪，已经到了池日暮的后面，伸手一抓，抓住池日暮的后颈。池日暮遭这突如其来的一抓，顿时动弹不得。

刘是之大喝一声，扇子一合，扇尖陡地弹出一截刀光，直刺那披发人背心。

披发人也不回身，一脚就把他踹了出去。

刘是之大急，顾不得痛，大叫：“公子，我们中了圈套，你快走。”

那披发人微微一愣，忽咧嘴笑了一笑，露出一口森然的白牙。

只听他怪异地大呼：“杀楚，杀楚！你骗不了我的。”手上正待用力。

这是四大名捕中追命崔略商和方邪真第一次同时听到这

两个字：

杀楚！

他们两人原本不认识，也是刚刚在这个茶寮里碰见。

披发人正要用力把池日暮格杀，乍然见到一道剑光。

白衣一闪，剑光一闪。

披发人右半片身子突然沾染了大片血渍。

这般快！

披发人放下了池日暮，惨号一声。在这一剑里，他明白：事不可为。

速退。

可是他的同伴并不死心，两柄雁翅刀交叉飞砍，化成一道白光直奔白衣书生。

白衣书生身子一动，向天看了一眼，然后出剑。

剑自两刀间穿出去。

一名脚夫咽喉喷出一缕鲜血。

另一名脚夫正好被同伴的鲜血溅在脸和身上。他用手往脸上一抹，看到不仅同伴脚夫已，就连使双斧和使双拐的，也胸膛中剑，仆地而歿。

他立即作出一个决定。

他马上扔出两枚“雷公弹”，并且转身就跑。

追命一扬手，一口酒杯打在脚夫后膝关节上，摔倒地上。

追命凌空而起，双脚连环踢出，把两枚“雷公弹”踢出七、八丈外，隆隆地炸开了来。

但没有伤害人。

白衣书生方邪真心中一栗。

追命一手拍开洪三热，陡出一脚。

白胡子老头手上的单刀，便被踢掉。

这时，那仆倒在地的脚夫，见无法逃走，竟引爆最后一枚“雷公弹”，躯体立即被炸得血肉横飞。

全场震惊。

这种谋刺不成，杀身成仁的气概，岂是普通盗贼杀手的作风？

这简直是为义杀敌，尽忠赴义，宁可玉碎、不作瓦全的志士！

那负伤的披发人已经逃得无影无踪。

六名狙击手中仅剩下一人。

老头子。

这是唯一的活口。

白胡子老头笑了。

惨笑。

他笑意里有无尽的悲愤。

“我们失败了。”他说，“但总有一天，会有人收拾掉丧尽天良的四公子！”

池日暮觉得很委屈，忿然道：“我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？你是谁？为什么要下此毒手？”

老头愤慨之色，溢于言表：“你们想让我活着，好回答你这些话？嘿嘿，只恨上天无眼，看着就要得手，却杀出这两个好管闲事的人来。”

追命一直盯着老头子，和气地说：“老丈，你有什么冤情，不妨尽说出来，人们会替你申屈平冤。”

老头子怪眼一翻，道：“你是谁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事情？”

追命道：“我姓崔，草字略商。承圣上恩泽，忝为御封天下四捕之一。”

洪三热和刘是之失声道：“天下四大名捕追命三爷？”

天下四大名捕是：无情、铁手、追命和冷血。

老头子一听，喟然长叹道：“难怪这身好武艺！我输给你，也不冤。只可惜，大名鼎鼎的四大名捕，也跟所谓洛阳四公子勾结，蛇鼠一窝……”

刘是之即道：“老人家，你不说清楚，光在这里血口喷人，是不是有人指使你这般做法？”

老头子哈哈笑道：“你欺我老了不是？想套问我！你看我满头白发……”说着用两只手指指向自己鬓边。陡然，双指一拚，已插入自己太阳穴。

追命与白衣书生方邪真身形一闪，一左一右已扶住了老头子。

两人乍见对方身法，快到不可思议，心中都是一惊。

但来不及抢救老头子。

老头子只剩下一口气。

只听他断断续续地道：

“杀楚……杀楚…杀楚！”便咽了气。

杀楚是什么？

杀姓楚的还是一个代号？

是一个人的名字还是一个组织的称呼？一个线索还是一个疑惑？

这老人家死前的一句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
杀楚！

许多人，一见便成知己。追命和方邪真就是这样。

将进洛阳城门，方邪真道：“我们也该在此地分手了。”

追命说：“此地不分手，也总有分手的时候。不如在此地分手干净利落。下次见面，与你痛饮三百杯。”

方邪真道：“我不常喝酒，但你请，我便喝。”

追命眼中充满了笑意：“多少都喝？”

方邪真眼中也有笑意：“多少都喝。”

一笑分手。

各自去。

方邪真到“依依楼”去。

方邪真不找别人，只找惜惜。

惜惜是“依依楼”里最出色的女子。

惜惜迎他到“秋蝉轩”。

方邪真便喝酒。

惜惜一眼便看出他不快乐。

惜惜便想逗他快乐起来。

她弹琵琶、唱歌，还把亲手做的糕饼送到方邪真的嘴里。

以往，方邪真也常常带点微愁到这里来，惜惜总能使他开心起来。除了一件事，惜惜知道自己是治愈不了的。

惜惜说：“又想她了？”

方邪真惘然一笑，又喝酒。

楼下老鸨直着嗓门喜气洋洋地叫道：“惜惜，惜惜，快请方公子移步出来，有大贵人要见他哩。”

方邪真一听，脸色就变了。他猛斟一杯酒，仰脖子就倒入肚里，酒壶在桌上一放，乒的一声。

惜惜吓了一跳。她很少见他有这样大的脾气。

方邪真伸手打开了轩门。

鸨母和小厮正兴冲冲引几个人上来。

走在前面的是兰亭池府的智囊刘是之。

方邪真冷冷地道：“你们来做什么？”

刘是之马上停了下来：“在下奉公子之命，特给少侠送礼来了。”

方邪真冷笑：“什么礼？”

刘是之向后面唤了一声：“来呀。”顿时七八名跟班抬着箱子鱼贯而入，引起不少人引目注视。

箱子一开，耀眼生辉的尽是银子。

刘是之趋前笑道：“这是咱家公子对少侠的一点心意。其余六箱，若论价值，绝对只在这箱之上，不知少侠要不要验明？”

一时间，“依依楼”人人都赞赏着纷纷私语。尤其老鸨更眉开眼笑。

唯惜惜只在栏杆上遥遥地看着，不知想些什么。

刘是之故意大声道：“若少侠肯接受少主人的礼聘，可随少侠开价。至于府中司职，亦由少侠自选。”

围观的人都哗然出声。兰亭池家财宏势大，据说朝廷欲封赐“洛阳王”予池日暮。这一来，方邪真就成了城里的大红人。鸨母喜得三脚两步的爬上了楼，扯着惜惜的衣袖一味道喜。

惜惜也没欢喜，也没不欢喜，只远远地看向白衣如雪的方邪真。

刘是之朗声说：“池公子说，方少侠要求的，无不相允，就算要买下这座‘依依楼’也可以马上兑现。”方邪真道：“谢谢。”

刘是之脸上出现欣然的神色：“方少侠万勿客气，咱们是自家人了。”

方邪真截断道：“我是我，你是你，我们不是自家人。”

刘是之强笑：“方少侠不妨多考虑一下，无需马上作复。”

方邪真道：“无需考虑，把箱子退回去。”

刘是之笑不出了：“这……”

方邪真一字一句道：“箱子退回，人也回去！”

刘是之苦笑道：“这又何必呢？”

方邪真的手搭在剑柄上，目光寒似冰封：“你走不走？”

刘是之长叹一声，只得走。

方邪真住在靠近法门寺的山丘里。方邪真的养父便在此开田建屋。花林竹舍、绿柳含烟，虽贫不胜寒，但泉石清幽，别有意趣。

方父还有一个亲儿，不到十岁，甚是机灵可爱，叫做方灵。

这日方邪真才回来，方灵已在阡道上跟他说：“大哥大哥，这两天来了好多人，总是要找你，送了很多礼来。”

方邪真见过父亲，看见箱子礼盒堆积如山便问：“这礼是

不是洛阳池公子送来的？”

方父抚着白髯，慈蔼地道：“他们来过好几趟了，还说了不少好话，连池公子都亲身来过。”

方邪真暗吃一惊，连池日暮都亲自来这里，已经可以说隆重已极。

但只一笑。

方邪真再临“依依楼”。

惜惜说：“你现在变得炙手可热了，这几天有好些不同的人来找过你。”

方邪真陷入沉思：“哦？”

忽然，“秋蝉轩”的门被推开。

方邪真道：“我今天没有心情见客。”

那人道：“我不是你的客人，我是你的朋友。”

“兰亭池家的人，算不上是我的朋友。”

“兰亭池家当然不配，小碧湖游家则不一样。游公子是你的好朋友，我是你的好战友。”

来人是游家的简迅。

小碧湖游家在洛阳城里的声威所以能后来居上，除了游玉遮游公子能善加用人，本身正直豪侠之外，他还有五只手。

五只手里，除了属于长在他自己身上的一对之外，还有三只手。

三个好帮手。

“横刀立马”顾佛影、“豹子”简迅，还有花沾唇。

简迅笑道：“你有没有耐心听我细说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简迅道：“那我简单说。现在洛阳城里，都传说你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，我们公子想聘用你，条件由你开。你有没有兴趣？”

“不是没有兴趣。”方邪真懒洋洋的。

简迅眼睛一亮。

“而是没有可能。”方邪真淡淡地道，“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打算当谁的走狗。”

简迅身旁的两人脸色齐变，一齐抽出腰间的豹尾鞭，但被简迅制止。

简迅道：“那我私下也希望你能答允一件事。”

方邪真道：“你说。”

简迅道：“你既不加盟小碧湖，也不要加盟兰亭池家。”

方邪真一笑道：“那是我的事，我没有必要答应谁。”

简迅身边的大汉早已窜了过去。

塌鼻子大汉怒骂：“你这不识抬举的东西，你不要见好不吃，吃臊的！一张纸画个鼻子，好大的面子，你还待游公子雇顶八人大轿来抬你？”

方邪真只顾跟惜惜浅酌低笑，不去理会。

另一个钩鼻子大汉更怒不可抑，扬着豹尾鞭吆喝道：“你别在窝里爱理不理的，老子一鞭砸下去，你的狗脑袋变成破罐子，那时后悔，也值不几个钱。”

惜惜惶惶。

塌鼻子大汉喝道：“你这臭婊子！”

话一出口，塌鼻子大汉脸上已一连被劈劈啪啪地打了十七、八记耳光。然后被一脚踹出门，巴登巴登滚到楼下，半晌爬不起来。

钩鼻子大汉施展“八方风雨”豹尾鞭向方邪真直砸下去。

方邪真只一闪身，豹尾鞭已落在他的手上。双手一揉，将豹尾鞭搓成一堆废铜烂铁。

简迅见方邪真一出手间就把饮誉陕西的田东田西双雄打发掉，心里有数，只说打得好，打得好。

方邪真道：“那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简迅笑道：“我只要敬你一杯酒。”他慢慢地走过去，慢慢地拿起桌上的酒壶，慢慢地倒满一杯酒，慢慢地递向方邪真。

方邪真去接酒杯，简迅并不放手。

方邪真凑过脸去慢慢把酒喝完，然后放开了手。

简迅拿着杯子，脸上仍有笑容，道：“谢谢你让我在游公子面前有了交待。游公子一心想重用你，你不赏脸，那是我有辱使命。不过全城的人都知道你终必投效池公子，回百应和葛铃铃，都不会袖手旁观。”

简迅本想趁方邪真凑唇饮酒时发动攻势，但方邪真已轻描淡写地把酒杯切成两截。上截杯沿嵌入简迅食指第二、三节指骨，下截杯沿则割入他食指旁肌里，封杀了简迅将发动的攻势。

在小碧湖游家礼请方邪真未果的同时，兰亭池家也在说这件事。

刘是之说，这个人如果不能用，便不能留。

池日暮一听，心里一震，忙道：“先生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”

刘是之说有，有两个法子。头一个就是请大夫人走一趟。

大夫人颜夕天生丽质，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，貌美无双。

刘是之说，方邪真也是个人，是个天天晚上都上“依依楼”的男人。他又说，这可得要在葛铃铃有所行动之前。

池日暮脸有难色。

他一向甚为尊重大嫂颜夕。

正在犹豫，听见有人说：“二弟，你既然认为姓方的能振兴池家之大业，让你嫂子去劝他也好。”

一人坐在木轮椅上，自外推了进来。他是个风瘫，脸色苍白，唇无血色，说话有气无力。是池日暮的大哥迟日丽。

他身后是光彩照人的颜夕。

颜夕说：“这姓方的是谁，真有这样的本事，叫什么名字，多大年纪？”

池日暮道：“他叫方邪真，年纪倒轻，长我一、二岁，武功极高，小白败在他手上，他却连剑都没拔。”小白是他身边的一员

悍将。

颜夕心一震：“他是用剑的？他腕上可有一对翠玉镯子？他的剑可是深碧色的？”

他们说不知道，没有看见过他拔出剑来，也没有注意他腕上有没有镯子。

颜夕舒了口气。

池日暮想起来，说方邪真腕子上系着一条浅蓝色的丝巾。

刘是之的第二个方案是：

杀了方邪真全家！

池日暮吓了一跳。

“依依楼”。

惜惜说：“你一定要走吗？”威威的样子。

方邪真一叹，说，“留在洛阳多忧烦。”他刚刚杀了妙手堂的回绝。回绝是堂主回百应的儿子，他是来杀方邪真而自己反被杀的。

“妙手堂”堂主就是老公子回百应，五十四岁，满脸皱巴巴的。

他正哭他的儿子。

回百响进来，说：“我们得报仇。”

回百应一叹，说：“不，你去告诉方邪真，我不会报复，人死了不能回生。但要他加入回家，帮我消灭兰亭池家，我就不记前仇。”

这是一个决绝的人。有一次他的小厮不小心折断了他亲手种植的“铁心兰”，他愤怒得折下那小厮的头去喂狮子。还有一次，他被游玉遮连拔十一个暗卡，居然还可以带十六名小妾去看灯赏月。

回百响说：“断眉老么明天就到。”他同时说还有两个人也会到洛阳，一个可能是奉女公子葛铃铃之召，另一个则是小碧湖游玉遮请的。

回百应只唔了一声。

回百响又道：“只怕要惊动一个人”

回百应：“谁？”

“追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孟随园的案子。”

一个残忍的人。断眉老么。

谁都知道石断眉是个怎么样的人。他杀一个人时，绝对使对方只求能死得快一些。他杀一个男人，一定让这个男人后悔他不该生下来。他杀一个女人，完全会使这女人痛恨自己为什么是一个女人。

这种人只有兽性。

他现在已经得手。

他杀死了兰亭池家的洪三热和八名高手，并且封了大夫人颜夕的穴道。

丑陋的断眉老么一叹，说：“我遇上你了，人说兰亭池大夫人不是美人，但却是令美人都折服的丽人。这句话，令我心服口服。所以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女人了。”

颜夕说：“我可以死。”

在她欲咬舌自尽的那刻，石断眉快捷地又点了她的穴道，让她连自尽也做不到。

石断眉说：“你别忘了，即使你死了，我还可以得到你的尸体，为所欲为。”令人发指。

有人唱歌。

是一首忧伤而哀婉的曲子：

记起时正是忘记

怀念最浓时

没有了怀念，只有再见

象海在最汹涌时